

戴良山东昌乐、益都行迹考辨

晏 选 军

戴良(1317-1383),字叔能,自号九灵山人,晚号器器生、云林,浦江(今属浙江)人。少从吴莱、柳贯、黄潛、余闕学,与宋濂、王祿、陈基等友善,为元明之际金华学派重要代表,擅诗文,有《九灵山房集》存世。至正二十一年(1361)荐授淮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,至苏州依张士诚。张氏将败,戴良尝自苏州至山东昌乐、益都等地,史籍或载其事,然多失之不详,兹略作辨证。

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甲前集《九灵山人戴良》称:“张氏将亡,挈家泛东海,渡黑水,憩登、莱,求间行归扩廓(帖木儿)军,不得达,侨寓昌乐数载,访求齐鲁间豪杰,奋欲有为,而卒无所遇。洪武六年(1373),天下大定,始南还,变姓名,隐四明山间。”《明史》卷一七三《戴良传》亦从钱氏说,云:“辛丑(至正二十一年,1361),元顺帝用荐者言,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。良见时事不可为,避地吴中,依张士诚。久之,见士诚将败,挈家泛海,抵登、莱,欲间行归扩廓军,道梗,寓昌乐数年。洪武六年始南还,变姓名,隐四明山。”二说在时间上均不确。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二三《元赠亚中大夫台州路总管追封延陵郡侯吴君墓志铭》云:“岁至正乙巳(按:乙巳为至正二十五年,时戴良居苏州,与其他记载明显不符,当为丙午之讹。陈垣先生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卷三已有考辨,可参看),余由海道抵京师,问舟于四明。始入国,士有吴瑛者执雉请见。……后一年,航海南还,复舍瑛旁近地。”同集卷二八《谷口庄记》:“余至鄞,数与君游,乃求余记其所以名之义,余未及为而去。后一年,复会君于鄞,而求之益力。”是至正二十六年良自四明由海道北上,次年即航海南还,复至四明。卷二十《百猿图》亦云:“至正季岁,予附海舟南还,至四明。”则良由海道南还,时在至正末年甚明,非《列朝诗集小传》、《明史》本传所谓寓居昌乐数年,洪武六年方始南还。据《九灵山房集》卷八《始发吴门》、《雨夜泊秀州城下忆僚友作》、《至杭宿钱塘驿》、《抵富阳宿县治作》、《入湖源》、《次场口》、《望九灵山》诸五古,卷九《泛海》、《渡黑水洋》、《望大牢山》、《抵胶州》、《宿高密》、《过营丘》、《至昌乐》、《次益都》诸五律,《黑水洋》、《登大牢山》、《至胶州》、《宿高密》、《营丘》、《次昌乐》、《北海郡》诸七律等四组诗可大致勾勒良此行踪迹:至正二十六年春,自苏州取道嘉兴,经钱塘、富阳、绍兴,夏秋之际抵四

明。秋,由定海泛舟东海,渡黑水洋(今黄海),至山东胶州弃舟登陆。过高密、安丘、昌乐,抵益都。然此行未能遂意,抵达益都作短暂盘桓后,复于至正二十七年渡海南还,故七律《次益都》谓“西行应未遂,又复渡沧溟”。今考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二九有《赵君夫人戴氏墓志铭》,文云:“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,浚仪赵君之夫人谯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乡之正寝。卒后二年秋九月庚午,葬家西四里华表山之原。又一年(洪武六年),仲弟良始克回自东海,望墓门而哭。”“东海”一词,《九灵山房集》中时见,良多以之指称浙东临海地,即今定海一带。如至正二十六年自定海附舟北上,作五律《自定川入海》,首联即称:“乍离东海郡,又上北溟船。”同集卷二三《鄞沈明大墓志铭》:“予往岁游东海,主定海尹汪君以敬。”均系以“东海”指定海显例。疑钱谦益以“东海”指称山东,故径据《赵郡夫人戴氏墓志铭》所言而误以为戴良洪武六年方由山东南还,《明史》本传从之,亦误。另,《九灵山房集》卷八《始发吴门》有云:“冠裳坐自束,窘此文墨职。终朝事驰翰,日晏不遑食。及兹将使命,翩然就行役”,同卷《至杭宿钱塘驿》亦云:“平生昧陈力,末暮叨为郎”,是此次北上,良系以郎官身份奉使命而行。陈基《夷白斋稿补遗》之《小丹丘记》亦称:“同门友起居郎金华戴频能善为古文词。”陈基与良同师黄潛,且同仕张士诚,起居郎一职,当即士诚所授,亦与“末暮叨为郎”相合。良受士诚聘任为郎官事,诸家史籍均阙载,兹补出之。钱谦益以为良此行欲附扩廓帖木儿军,黄宗羲袭其说而复加引申发明,遂倡良以士诚势将败、从海道北上乞师扩廓之说(《宋元学案》卷八二戴良小传)。联系良系奉命出使,以及《九灵山房集》卷二二《题刘庸道浮海百韵》良自称“及以王事航海,自南而北”、卷一三《赠蒲察镇抚诗序》:“余南鄙之陋儒,盖久而厌乱,遂挈家泛海,渡黑水,登莱,行万里以归我王相总兵公(按扩廓帖木儿至正二十五封河南王、中书右丞相,总制兵务)”诸语,此论亦不为无据。元末东南地区文人若松江沈易(事见《梧溪集》卷五《赠河南理幕沈易之》)、温州陈高(事见《不系舟渔集》卷一六附揭泐《陈子上先生墓志铭》)等,均尝北上附扩廓帖木儿军以图恢复,则钱、黄二氏之说可谓由来有自,不可以无稽视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南大学文学院